



魔界

诛魔七剑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阿辛
封面设计：邓龙、刘莉萍

诛魔七剑

(上、中、下)

司马青云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 × 1092毫米 1 / 32 · 印张23 · 字数 500,000

1990年 8 月第 1 版1990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0,000

ISBN 7-5317-0371-8/I·372 定价：9.80元

目 录

下 册

第十四章	独挽浩劫·····	489
第十五章	将计就计·····	540
第十六章	荒山奇女·····	576
第十七章	情海梦断·····	612
第十八章	天理昭彰·····	649
第十九章	侠义千秋·····	684

第十四章 独挽浩劫

这批人马，为首的是黄衣老人古上梅与韩小虎，其余的有老有少，他一个也不认识。他迎上前，见了礼，然后指示韩小虎领人马从前门进庄。

完成这次行动，心上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。

等待全部人马进了庄，南宫维道长长地嘘了口气。时已接近天明。他想到了神秘的一枝梅，不知这神偷现在何处？

此地事了，不知他是去还是留？

耳畔，突传来一枝梅苍劲的话声：“娃儿，恭喜你奠定了会基！”

南宫维道感激地应道：“谢老前辈鼎力成全，晚辈感恩不尽！”

“不足挂齿！”

“晚辈已为老前辈准备一个安歇之处……”

“不必，老夫餐风露宿已惯，受不了那拘束，你可以回庄了！”

南宫维道心念一连几转，道：“不知晚辈尚有幸聆听教益否？”

“哈哈，娃儿，别掉文，你的真正意思是要老夫继续效劳？”

一句话如见肺腑，窗宫维道大窘，红着脸道：“晚辈有这意思，但效劳两字言重了……”

“有事时我找你，怎么样，”

“晚辈就此谢过！”

“老夫不喜俗套，以后礼数少些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走吧！”

说完，声息顿杳，南宫维道怀着前所未有的心情，进入庄中。庄内情况，顿然改观，只见灯光齐明，一切井然有序，这里本来就是原来会众秘密聚集之所，经此变动，实际上只是少了些人，其它并无改变。

只在这片刻工夫，诸般警戒巡查等事，皆已安排妥当，足见大师伯统御之能。一路入庄，所有人等，莫不欣然恭称：“少主！”南宫维道心头有说不出的感慨。

踏入前院院地，南宫倩已迎了上来。

“弟弟，大家在等你！”

“等我？”

“在厅里。”

南宫维道早已看到厅内坐了不少人，只知是在等他一个人，当下忙三步两步奔入厅中。

所有人全部起立，约有四十人之间。

南宫维道向众人一揖，连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诸位请坐，区区失礼来迟，累诸位久候！”

野和尚范文招一抬手道：“少主上坐！”

居中，空着一把大交椅，显然，是故意安排的。

南宫维道涨红着脸，唤了一声：“大伯！”

董淑筠严肃地道：“大礼不可失，现在是公事！”

南宫维道尴尬地道：“娘，在坐的不少是长辈，这怎么……”

“在议事厅中，你的身份是少主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先就坐，别使人陪人站着！”

南宫维道被迫无奈，只好移身居中椅前，道：“各位请坐！”

众人纷纷落坐。

右边一排为首的是范文招，其次是古上梅、左边第一位是董淑筠，第二位尤允中，其余的想是各依地位身份而列。

南宫维道不禁想起了舍子又丧命的义父吴方。义母的位置，该是他坐的啊！而他已身归黄土，想着想着，眼圈不由湿润起来，也忘了坐下。

范文招起立，道：“少主就坐！”

南宫维道循视了在座的人一眼，才安安地坐了下去。

范文招把在座的逐一向南宫维道引介，其中大半数是昔年父亲手下的堂香主等执事人，约三分之一，是新近网罗的。

南宫维道一一见了礼，其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曹氏昆仲，神刀客曹华与单鞭将曹真，两兄弟年近五旬，是鄂中“一统会”的遗老，该会早已被金龙帮所灭。再就是吴中三剑吴庸民、赵天培、诸葛生三人。这五人是新入会的会友中功力最高的。

引介完毕，范文招接着道：“不依规矩，不能成方圆，宏道会正图复兴，再宏武道，伸张正义，以符先会主创会

之本旨，在此行动伊始，必须有人主其事，使会众有所依归，关于此点，少主有何卓见？”

南宫维道脱口道：“请师伯主事！”

范文招摇头道：“区岂能越俎代庖？”

“师伯的意思是什么？”

“依众兄，请少主就会主之位！”

南宫维道正色道：“在恩仇未了之前，恕我决不考虑此点。”

董淑筠插口道：“少主，不可使会众失望！”

这“少主”之称，出自抚育自己长大的义母之口，十分刺耳。

“娘，孩子曾向您说过……”

“但众议是另一回事！”

“孩儿恭请娘与师伯共同主事，发号施号！”

“那成何体统？”

“孩儿年轻识浅，很多方面尚待学习，同时这并无不当！”

范文招皱起双眉，沉声道：“这么一来，少主变成了什么身份？”

南宫维道坦然道：“一样听命行动。”

“没这道理！”

“师伯请不要拘泥小节……”

“这岂能说是小节？”

突地，独臂老者允允中开了口，他是依会中的老称呼：“范左铺，请听卑座一言。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我们全疏忽了一件事……”

“何事？”

“象征本会的圣物‘球剑’……”

“啊！”

多数遗老闻言，莫不惨然色变，这勾起了对当年血案的回忆。

尤允中站了起来，激动地道：“那柄会征球剑，是当年右弼吴方先进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喉头有些哽塞，顿了一顿，才接下去道：“舍子救主之时，连同亲生子一并献与仇家……”

范文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面上的肌肉连连抽搐。

董淑筠却忍不住啜泣起来。

其余的，全面呈悲愤气极之色。

南宫维道感到心被撕裂，全身发麻，脑内“嗡嗡”作响。

厅内，顿时被一片惨雾愁云笼罩。

这件事，南宫维道是初闻，他从未听人提起过“球剑”这回事。

久久，范文招打破了难堪的沉默，道：“尤管事的高见是什么？”

“照会规，接任会主，必须以‘球剑’为凭！”

场面又趋于沉默。

南宫维道开了口：“愚意是得回‘球剑’之后，再议会主之事。”

董淑筠凄恻地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古上梅悠然启口道：“区区插句嘴。目前不如由范左铺、吴夫人、与少主三位共同掌理会务！”

范文招侧首道：“古兄之言甚善，但发号施令之时，以

何为主？岂非令人无所造化？”

南宫持道立即接口道：“当然以师伯为主。”

范文招扳起脸孔道：“这不行！”

南宫维道离座而起，沉痛地道：“师伯，这并非功名利禄，请看先父之面，俯见了罢！”

范文招长叹一声，无话可说。

南宫倩十分机灵，立即在中间两旁各添了一把座椅。

南宫维道感激地对义姐领首，然后退到下首，躬身道：“请师伯正位！”

“不，那不妥。”

“是师伯不愿为主劳神了？”

范文招万分不情愿地站到中间位置。

南宫倩似深知南宫维道的心意，立即把董淑筠拉到上首一位，南宫维道自然地坐在下位。

范文招有些激动地开口道：“本座从命，暂时与弟妇少主共摄会务，称呼仍旧，惟吴弟妇改称右铺。”

所有在座的，齐齐共应了一声：“遵命！”

天亮了，曙色使厅内的灯光黯淡下去。

会议宣告结束，各回寝处。南宫维道被安置在后进上房，下首房是他义母董淑筠与小芬，南宫倩与韩小虎共住侧厢。

到现在，南宫维道才知道义姐与韩小虎业已成了婚。

一切算是就循了。

傍晚时分，南宫维道离庄奔向沁阳，赤后五世之谜，在他也是一件大事，而他急急赶去的原因，是感激云中鹤东方英救命之恩，希望能为他稍尽绵薄。

第三天，他到了沁阳。

沁阳，是金龙帮分帮所在地，必然耳目众多，为了不打

草惊蛇，也为了了解情况，南宫维道打算暂不明显现身，于是，他在距城数里的僻处，投店住下。

要摸清情况，只有夜探分帮一途，首先要查明的，是分帮所在地。

薄暮时分，南宫维道离店外出。这里，只能算是一个墟市，总共不过四五十户人家，店，也是仅有的一间，一条街，从头到尾不过数十丈，杂货铺不少，约占了半条街，看似供应附近乡村农户的，在不乘墟的日子，冷清得可怜。

要打探消息，当然只有到热闹的去处。

突然，数骑弩马，疾奔而至，远远便可看到那刺目的金龙标志。马上，一名老者，四名青年武士，纵马快驰，大有踏死人不必要命的样子。

南宫维道心中一动，朝街边屋檐下一缩身。俟马骑驰过，然后尾追下去。

如果这五骑马是奔分帮所在，倒是极好的带路人。

出墟不远，眼前现出一间大庙，五骑马在庙门口倒了下来。

南宫维道大惑，看那冷寂之态，决非舵坛所在之地。

庙宇不小，但黑黝黝的连一点灯火都看不到。

五人在庙门外树椿上拴好了马匹，为首的老者大声朝门里喝道：“都死绝了吗。”

两条人影从门内现身，赫然是两个蓬头垢面的乞丐。其中一个道：“请进！”

“到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本帮长老‘侠丐陶芳’！”

“唔！”

五人昂首入庙。

南宫维道心头一震，这是什么回事，难道丐帮也被金龙帮拉拢了不成？侠丐陶芳这名字并不陌生……

他想起来了，当年山居毁于火，飘零江湖，沦为乞丐，被恶丐欺凌，几乎丧命，幸得一黄衣老丐现身喝止。他，自报名号“侠丐陶芳”，对自己曾有赠银之恩。

不管事实真相如何，得看个究竟。

于是，他悄没声地掩入庙中。

正殿之内，点了四把火炬，照得通殿明如白昼，十余名老少不等的丐者，成一行盘膝而坐，居中是一名黄衣老丐，每个人面上，表情都相当凝重。殿外廊沿，坐满了丐帮弟子，四名金龙武士，散立殿门前。那名老者，在殿内面对众丐而立。

老者阴森森地开了口：“阁下是陶长者？”

“老化子正是！”

“做得了主么？”

“老化子全权代表帮主。朋友呢？”

“区分帮掌令胡昌盛，奉命谈判这公案！”

“请坐！”

立即有一名丐者，起身挪过一把三条腿的破椅子，胡昌盛斜乜了一眼，并不落坐，口里道：“不必，这事三言二语便可解决！”

侠丐陶芳灰眉一挑，道：“老化子愿意再听阁下一述事因？”

“本帮三名弟子，被贵帮分舵弟子所杀，事证确凿。”

“阁下的意思如何了断？”

“请贵帮交出凶手，撤消沁阳分舵！”

众丐齐齐面上变色。

侠丐陶芳冷冷一笑道：“敝帮自祖师创帮以来，尚无撒舵的事！”

分帮掌令胡昌盛气势迫人地道：“了断之道，只此一途，看来贵帮要破例了？”

侠丐陶芳脸色一沉，道：“我方弟子四死五伤，又如何说法？”

“决斗中死伤不论！”

“难道不是贵分帮故意挑衅？”

“起因仍在于本分帮弟子被杀！”

“死者强抢民妇，犯了武林大忌，可以说人人得而诛之……”

“陶长老，本帮自有帮规，何劳贵方动手？”

“贵帮弟子，恶行难数，未见有被制裁者。”

“陶老说话过份了！”

侠丐陶芳怒声道：“撒舵交人办不到！”

胡昌盛阴笑连连道：“这是贵帮的答复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一切后果由贵帮自负？”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阁下心中明白，贵帮的目的是借口把本帮势力逐出黄河北岸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南宫维道超人的听力觉出庙外有了异声，略一思索，明白了金龙帮的意图，当下悄没声地掩出庙外。只见为数近百的武士，正四散包围庙宇，显然地，企图要把分舵众丐一网打尽。

为首的，是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人，带着十二名武士，兀立庙门前，似在等待冲入庙中，执行大屠杀。

南宫维道考虑了片刻，忽然得计，以鬼魅般的身法，闪入庙前林中，大声道：“太上金令！”

白面无须的中年武士，似极感意外地一震，回应道：“传令的是哪一位？”

南宫维道冷冷地道：“总坛使者，太上有特别表示！”

过方却也机伶，沉声道：“贵使者，请驾分帮……”

再说下去，就要露出破绽，南宫维道故意大声怒喝道：“急令。你敢抗令？”

中年武士惶惑地应道：“卑职不敢！”

“报上职位？”

“沁阳分帮武士总教习文雷生！”

“接令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应声中，飞投入林，南宫维道故意又退了数丈，道：“这边来！”

文雷生循声奔了过去，目光扫处，正待近前，南宫维道以闪电般的手法，一下制住对方，手中铁剑横上对方颈项，沉声道：“你知道区区是谁吧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不死书生！”

“现在召那十二名手下入林！”

“你……意欲何为？”

“少废话，快！”铁剑轻轻一压，皮破见血。

总教习文雷生闷哼了一声，惊呼道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敢再说一句，我把你大卸八块！”

文雷生身躯一颤，口里吹了一声胡哨。

南宫维道顺手点上他的穴道，把对方直立着背靠在树身上，他自己却闪到侧方数步之外蓄势而待。

十二名武士，飞射入林，一阵观望之后，涌向文雷生身前，其中之一道：“总教习有何指示？”

南宫维道闪电般扑上，手中铜剑，以奔雷骇电之势横扫而出。

十二名武士，做梦也想不到这猝然之变，心理上毫无准备，完全措手不及，而南宫维道却是志在必得。

一叠声的惨哼，象发自地底，短促而沉闷。

十二具死尸，交叉横阵在两丈方圆之地。

南宫维道解了文雷生被制穴道，仍以钢剑架在他的颈上，寒声道：“现在下令所有人撤退！”

文雷生颤声道：“不死书生，要杀尽管下手！”

“照本人的话做，饶你不死！”

“你……剑下尚有活口？”

“本人说一不二！”

文雷生面上起了变化，显然，他是怕死的。

南宫维道已看出他是一个贪生之徒，手中剑一颤，紧迫着道：“快发令！”

文雷生咬了咬牙，道：“你不杀我，帮规也不容……”

“你可远走高飞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些，本人耐力有限！”

文雷生额上汗珠滚滚而落，不发令，当场就得死，发令，帮规对叛逆者的制裁是相当可怕的。但眼前死亡的威胁，使他无法抗拒，终于，他以哨音发出了撤退的命令。

南宫维道闪身上树梢，道：“姓文的，注意，我杀你易于折枝，要你手下速回分坛！”

那批围庙的武士，陆续入林，文雷生硬起头皮传令：“尔

等速回分坛！”

所有的武士，全现惊疑之色，其中之一道：“总教习，任务取消？”

文雷生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，大声道：“这是命令！”

那些武士虽觉事有蹊跷，但在“命令”两字之下，谁敢再开口，纷纷弹身奔离，转眼走个干净。

南宫维道飘身下树，道：“姓文的，你是金龙帮的开帮弟子？”

文雷生恨恨地扫了南宫维道一眼，道：“新人，入帮不到两年！”

“嗯——”

“不死书生，你说过的话算数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本人要上路了。”

“慢着！”

“你……还想……”

“本当废掉你的功力，但念你如失去功力，必遭帮中人毒手，一句话，你以后改邪归正，就算检回了一条命，如仍作恶不改，我必杀你。走吧！”

文雷生片言不发，掉头疾奔而去。

南宫维道折身再度入庙。

庙内，剑拔弩张，谈判已告决裂。掌令胡昌盛及四名武士，在院中与侠丐陶芳等丐帮头目在等。

殿廊上则站满了近百弟子，看来分舵的人马，已全在此了。

胡昌盛气势凌人地道：“陶长老，最后一句话，答不答应我方条件？”

侠丐陶芳沉凝地道：“本帮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”

“你后悔就在眼前……”

“一切在所不计了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只要本掌令一声令下，在庙外待命的百名武士就要执行命令……”

“屠杀？”

“你们可以反抗的，不过……命运算注定了！”

所有丐帮弟子，个个怒目切齿。

侠丐陶芳脸色为之一变，高声道：“要将本帮分舵努力逐出沁阳，随时皆可下手，何必制造这借口？”

“闲言少说了，你当真不后悔？”

“不后悔！”

“准备牺牲这批弟子了？”

“你下令屠杀吧，本帮弟子将战至最后一个人！”

这豪壮的话，使暗中的南宫维道大为心折。

掌令胡昌盛退后两步，口里发出一声胡哨。

所有丐帮弟子，纷纷蓄势以待拚命。

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。

但，胡哨声过，四下寂静如常，什么反应也没有，胡昌盛再发胡哨，依然一无动静，这意外的情况，使他脸色大变。

“出去看看！”

回应金龙武士立刻弹身出庙。不久，庙外传来四声凄厉的惨号，颤人心弦。

掌令胡昌盛已意识到情况不妙，厉声道：“陶芳，你们捣什么鬼？”

所有丐帮弟子，全都面呈惊疑之色，这突变，谁也无法揣测。